

# 春到潮塘约梅花

□赖俊权

兔年春节，闻听梅县区城东湖塘古梅花开正浓，与几个朋友，驱车前往。汽车从梅城肩一小学对面的道路直入，一路顺畅，虽路道弯弯，有段窄路，但慕名期待已久，今幸再会。

今年农历闰二月，梅花稍微迟开。下车来，香气袭人，走近梅树，只见眼前漫天的花朵在天空下迎风绽放，横斜疏影，暗香盈袖。这一株古梅，据说有1000多年，是宋代所种。1988年春，北京林业大学派人前来考察，量得主干直径达64厘米，树高5.8米，冠幅7.7米，树干投影150多平方米，测定其树龄逾

千年，因其花色粉红，命名为“潮塘宫粉”。

据有关资料介绍，中国现存最古老的梅树为湖北黄梅县蔡山的晋梅，其次为浙江天台国清寺的隋梅，而梅州潮塘的这棵宋梅，虽然树龄略逊，但其价值却超其上。因为这些年代更久远的梅树，经科学测定大都不是原木古梅，而是原木之分木，或是后人所培植，梅州这棵古梅则为原木成长，显得尤为珍贵。

“万花敢向雪中出，一树独先天下春。”花开满树，蔚为壮观，令人陶醉。同行的伙伴抢着赏花、拍照、录制视频。这一

株古梅，甘于生长在寂寞的高山深谷，正是应了梅州客家人顽强奋进、坚忍不拔、抗逆辟邪的品格。

梅花是早春之魁，百花之首。梅州很早就有梅花，独特的气候为梅树的生长提供了良好的环境。宋元以来，客家人就过着颠沛流离的移民生活，历经沧桑数百年，顽强不屈，衍播四海。“宝剑锋从磨砺出，梅花香自苦寒来。”客家人饱经沧桑苦难，从中形成恰如梅花一样的品格和默默奉献的气节，所以1994年世界客属恳亲大会召开以后，梅州以梅花

为“市花”。千百年来，梅花为梅州人民所珍爱。

“心如铁石总温柔，玉骨姗姗几世修。漫吐罗浮证仙迹，梅花端的种梅州。”我特意留意潮塘这块土地，山连着岭，山川锦绣，树木昌盛，无法想象，这千年的古梅，繁花盛放，漫卷芬芳，不知是如何度过一个个隆冬岁月，又是如何经历了一番寒彻骨。不辞辛苦来观赏灿烂梅花的人，也许不仅仅是为了眼前绚丽的花朵，更想寻觅那股震撼心灵的客家精神。

“寻常一样窗前月，才有梅花便不同。”一树的梅花溢满一

城的芳香，让人陶醉，如同沐浴一场圣洁的洗礼，心灵变得崇高而纯净。现在，在梅州各学校及剑英公园、文化公园、客家公园、周溪十里梅花、梅江公园、千佛塔、梅州大桥周围等处，人们随处可以看到品种各异的梅树。不少地方梅树蔚然成林，每年春节前后，繁花盛开，幽香飘溢，游人往来如鲫，成为梅州亮丽的景点。

“春赏百花秋望月，夏看凉风冬听雪，心中若无烦恼事，便是人生好时节。”走遍东西南北，记得花开时节，相约梅州城东看看古梅吧！

## 笑语悠悠梅花山

□黄育培

梅花山在程江小平原梅县新城境内，四季繁花，清爽怡人，游人络绎不绝。

21世纪初，梅县新城初具规模，绿色围城。梅花山宛在城中央，生态悠然，美不胜收。山上四周远眺，琼楼玉宇、新楼连营，车水马龙、商旅繁荣。游客轻声笑语，客家风情声名远播。

梅花山虽是小山一座，却是程江平原海拔至高点，仿若城中翡翠。“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。”这里藏着不可忘却的历史往事，记载着“村姑变丽人”的新城故事。娓娓道来，何其生动也。

在梅花山面东而望，正是程江河畔的客家原乡，村庄已融入城市。山下曾经是小飞机场的古塘村，街道干净整洁，文化墙修饰一新，生活设施完善，现代气息浓郁。

山南远眺，这一带至梅江边，地势开阔。园林掩映，四季花香，静谧安然。南北大道贯穿程江平原呼啸而来，建设步步推进，梅县新城初具规模后稳步发展。随着绿色围城的花园城市建设，梅花山下如蛹化蝶，欣欣向荣。

梅花山西面俯瞰，随着新城扩容提质，配套设施陆续完善。外国语学校、粤东医院等陆续出现，建筑气魄非凡，美景如画，几可媲美大都市情调。新城西面以现代速度和靓丽姿态横空出世，一片天堂般的迷人情景，教人耳目一新。

往北瞧，从乌仙寺到德龙桥的程江河景观提升工程，增添了一道城乡融合亮丽风景线。槐岗新村古民居旧貌换新颜，清水湾新楼连营；程江河畔桂树飘香，人来客往，白鹭飞翔，这情景静静地倒映在清水里，仿若世外桃源。

随着梅花山西南城郊高铁、高速、公路快线的建设，梅县城乡新的现代工业园区、商业圈、生活区正如花绽放。人们欢歌鼓舞，群众活动多姿多彩，休闲健身热情高涨，呈现长寿之乡的美丽样貌。

梅花山蔚然壮观，风景独好，故事生动，如绿色翡翠镶嵌在美丽的程江平原上，镶在人们心中。山上山下清风悠悠，四季清爽宜人，为梅县新城频添传奇色彩，为人们频添休闲健身的好去处，为海内外游子频添情愫。春花秋月，松涛阵阵，和着欢声笑语，和着人们心中的诗情画意，在人们心头悠然和唱。

**【注】**据传，程江平原古塘坪小型机场建于1941年前后，日寇飞机企图轰炸梅江桥及古塘坪飞机场为1943年。文中资料来自采风素材及原梅江区方志办干部黄水泉口述。

二

梅花山本是一座荒凉小山，随着程江平原崛起梅县新城而蝶变。这个客家原乡的传奇故事，在海内外游子中成为传说，许多长辈择机带着子女前来观摩。因而梅花山常见衣着光鲜的一家子，笑逐颜开而流连忘返。

随着梅县新城群众文体活动场地的建设，梅花山荆棘野林、羊肠小道随之华丽转身。经年打造，竹木花草、麻石绿道、亭台楼阁，恰与山下雄浑壮丽的人民广场、气宇轩昂的文体中心

## 野菜

□罗琼

时光流转，春回大地，当第一场春雨在静谧的夜里悄然降临广袤的客家大地，我知道，我的脚步又将再一次迈向郊外，诱惑我的不只是盎然的春色，更是小时候储存在脑海的美好记忆，而那记忆中永远总有一些东西，让我心生欢喜。它们，就是田间地头生长着的各种野菜。

这些年，或许是由于年岁的增长，越来越喜欢在春天回到乡村，摘野菜，煮着尝尝过把嘴瘾。作为在农村长大的孩子，我从小就从民间的风俗习惯、父辈的言传身教以及亲身经历中获取很多宝贵的生活经验。其中，把自然界粗生贱长的植物赋予更多的实用意义是普遍流传的习惯，诠释了造物主的神奇和先人们的智慧。

这一个春天，我又认识了在家乡俗称“乌猪仔”的野菜。它成熟后的果实乌黑发亮又圆滚滚，饱满得像一只黑色的小胖猪。“乌猪仔”长得大约及膝高，开白色星星状小花，所以也称其白花菜。其果实成熟后，汁液饱满，入口有一点甜味，是旧时乡下小孩子争抢的零食。娘家门口是大片荒芜的田野，沟渠旁边就长了很多“乌猪仔”，之前没留意，其实它的身影遍布田间地

头，只是和很多事物一样，朝夕相处反而熟视无睹了。

于是，在这难得空闲的假日，我带着孩子，带上小铲和袋子，驱车向山里出发。沿途，雨水洗涤后的村庄，山野赏心悦目，鱼塘，青山绿水从车窗一闪而过。我们在一处平缓的坡地停了下来。远处的园子有农妇在劳作，鬼针草开花了，白花花的一大片，鸟鸣啾啾，春虫唧唧，春天的声音是岁月的回响。泥地松软了，很多熟悉的青草药和野菜铆着劲钻出地面，生机勃发。我一边开挖一边教孩子辨识，并告诉他一些植物的常识，孩子开心地奔跑。那一刻，我仿佛回到了自己的童年时光。

我们在一个荔枝园边找到一大丛长势旺盛的“乌猪仔”，嫩生生、绿油油的叶子中藏着一族簇花朵，小白花和绿豆一般的青涩果实。我满心欢喜地把它的嫩茎采摘入袋，不一会就装满了。回家后仔细择去杂质清洗，余过水，剥上蒜瓣，热油上锅翻炒几下，搁上盐和几粒味精，一股特殊的清香立即弥漫开来。这一盘带着浓浓乡野气息与春天味道的野菜，在餐桌上受欢迎的场面就可想而知了。

“乌猪仔”留香在唇齿间，欣欣然感动，心满意足。

兔年春节，闻听梅县区城东湖塘古梅花开正浓，与几个朋友，驱车前往。汽车从梅城肩一小学对面的道路直入，一路顺畅，虽路道弯弯，有段窄路，但慕名期待已久，今幸再会。

今年农历闰二月，梅花稍微迟开。下车来，香气袭人，走近梅树，只见眼前漫天的花朵在天空下迎风绽放，横斜疏影，暗香盈袖。这一株古梅，据说有1000多年，是宋代所种。1988年春，北京林业大学派人前来考察，量得主干直径达64厘米，树高5.8米，冠幅7.7米，树干投影150多平方米，测定其树龄逾

这是一座安静的小城，它的名字叫做客都，还有一个别称，慢城。它的四季景色宜人。转眼冬去春来，一切都悄无声息地发生着变化。

二月初返校时，校园里光秃秃的树枝明晃晃地在我的眼前成像，仿佛宣告着它还是属于冬季的。

然而，二月中旬的梅花树，在仅有几片绿叶的情况下生出了两三朵粉红花苞。看到那花苞的一瞬间，我预想到几个月后“粉”花配绿叶，也仿佛看到在枝头那些毛茸茸的小桃子，令人赏心悦目、垂涎三尺。

我知道，春姑娘来了。翡翠般的嫩芽、含羞而待的粉花苞，便是春姑娘送给我的讯号。

她是四季兄弟姐妹中最年轻的一个，浑身上下充满着小姑娘的俏皮活泼。

她携着画笔和颜料，走南闯北、跋千山涉万水，夜以继日描绘着属于她的绚丽色彩。

她大笔一挥，洒脱地描绘满山坡俏生生的嫩绿，又在早被秋姐姐和冬哥哥一扫而光的树枝上挂上精美的“小翡翠”。当然了，年轻姑娘少不了对五彩缤纷的偏爱，她眼光流转之处，细致的画笔在这棵树上点上几个小粉球，那棵树上画上几瓣白花苞。

于是乎，远远近近、高高低低，白的、粉的、黄的、红的……还有许多叫不出名的色彩，不用花上几天工夫，大地上、各式枝丫上都挂满她喜爱的颜色。

好一个爱美的春姑娘啊，在她的装扮下，一切都在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变化。

燕子也飞来了。它们消隐在校园的翠色里面，只有那歌唱春天的声音和着琅琅的读书声，悄然地向蓝色的天空蔓延开来。

我知道，春姑娘来了，她在安静的客都大地洒下五颜六色，在美丽的校园里绘上无限葱茏，也在我的心里涂满希望的色彩……

灰蒙蒙的天空慢慢被晕染成透明的橙色，太阳照常升起，在天与地的交界处散发着热烈而金黄的光芒。在被点亮的苍穹之下，是一片片的深浅不一的格子布似的稻田，稻穗们谦逊弯下了沉甸甸的头颅，等待着辛勤的农人来收割。空气里涌动着甜蜜的气息与丰收的喜悦。

这些色彩丰富的场景，并不来自梵高笔下的图画，而是在稻米产区——梅州农田秋天的画面，平常而又富有诗意。

在南方人的生活里，米饭是不可或缺的部分，每顿我都要至少吃上一碗。米饭虽然没有什么味道，但它总能与各种酱料、菜蔬搭配，变成美味又管饱的佳肴。我很佩服米饭的品格：它非常容易，却不一味孤行，而是和别人互相成就。在生活中，我们一众小伙伴之间难免发生摩擦碰撞，如果可以学习米饭的品格，这个世界一定会纯净、美好许多。

有天中午，在吃午饭的时候，六岁的妹妹模仿在公园玩沙子，用勺子玩起碗里的米饭，笨拙的样子惹人发笑。这时，奶奶来了，看见妹妹在玩米饭。上一秒还慈祥的奶奶，下一秒眉头突然皱了起来，表情严厉地训斥了妹妹的荒唐行为。奶奶说，她小时候大家吃饭很困难，今天看似平常的米饭，那时是稀罕物。“农闲吃稀，农忙吃干，平时半稀半干，杂以番薯野菜”。一个月算下来，也吃不上几顿像样的干饭。现在生活虽然好了，但也不能浪费，一粥一饭，当思来之不易。也许是被奶奶说得有些愧疚，最后妹妹望着撒满饭粒的桌子，哭了起来。奶奶这时默默把散落的米饭拢起来，盛回碗里，留着明天喂鸡。

“春种一粒粟，秋收万颗子。”粮食要到达餐桌，其中大有曲折。很多人都在看不到的地方默默奉献着。一切都是如此不易，所以，我们都要爱惜粮食。

好好吃饭吧，从你我做起，从今做起！

## 梅花

赖俊权 摄



## 寄一场雨给你

□丘艳荣

在我的方言里，“躲雨”是被说成“寄雨”的。我无比喜欢这样说法。一个“寄”字全然消弭了“躲雨”的狼狈和惶然，平添了一种让人浮想联翩的诗意，恰如“寄梅”——“折花逢驿使，寄与陇头人。江南无所有，聊赠一枝春”；“寄书”——“双鲤寄书难尽信，有情江水尚回流”；“寄愁”——“寄愁心与明月，随君直到夜郎西”……寄雨，倘若真的可以寄一场雨给你，那真的是很浪漫的事。当然，方言里的“寄雨”，自然不是寄一场雨给你，而是在雨来的时候，把自己暂时寄在淋不到雨的地方。我常想，身可“寄”，心可“寄”吗？

你我皆凡人。当暴风雨来临的时候，找个地方寄雨是本能。在交通工具主要靠双腿和自行车的年代里，看见过许多因没有带雨具而披足狂奔或奋力蹬单车的人们。因此，在寻一处可以寄雨的屋檐的过程中，狼狈时候居多。曾亲历或目睹无伞之时捂着脑袋狂奔，撑伞之时被风掀翻伞面，骑车之时被困在雨里的种种窘态。即使是在小汽车越来越普及的年代里，也不乏看到因为雨的到来而仓促躲避的人群。毕竟不是所有人都能在风雨骤来的时候，有汽车这么一种可直通风雨无法侵袭的温暖安全之所在。

躲雨不及的狼狈，人如此，动物也如此。曾见自己淋得瑟瑟发抖却将小鸡护在翼下的鸡妈妈，曾见收起羽翼躲在花叶下的蝴蝶，也曾见过把自己蜷在花带花丛下的小狗小猫。那个时候，也有一闪而过为这些小动物撑一把伞的念头，但终究只是回了一下头，便继续向前走。

然而，躲雨也不都是狼狈。

记忆里有几场与寄雨有关的场景特别美好。

小时候，家乡小河边的青草堤下有一个孔洞，那是我们放牛娃的乐园。这个孔洞仅可供两三个孩子躬身坐下。牛在草滩上悠闲吃草，我们就窝在这个洞里或围在洞口，打石子、斗蟋蟀或讲水鬼的故事……好多次，遇到下雨，腿快的就赶紧挤进那个孔洞，慢一脚的人就只好在洞口朝洞里的人“咬牙切齿”。其实我们放牛大多数时候都是带了伞的，晴时遮阳，雨天挡雨。但进到孔洞里寄雨感觉是特别不同的。看着雨从天上落下来，顺着草堤流下来，在孔洞口的水多了，孔洞口就会垂下一一道水帘，我们就有了一种“水帘洞洞主”的骄傲，谁叫儿时的我们都特别羡慕孙悟空呢！躲进“水帘洞”的孩子在里头笑啊闹啊，伸出手去“剪”洞口的小水帘，还调皮地把脚伸进洞口淋雨。洞外的孩子就故意用力踩草堤上的水，让水溅到洞里去。里面的也有办法，他们就撑开伞，把洞口挡得严严实实的。当然，大多数时候我们是很友好的。洞里的孩子享受了一阵“水帘洞”的待遇后，往往会被位置让出来，让洞外的孩子也来感受一番。这样的雨，这样的落花适合怀念，适合抒情，所以他情愿淋雨，情愿在雨中细数思念，然后写下婉约的词句。比如晏几道，他说“落花人独立，微雨燕双飞”。这样的微雨，这样的落花适合怀念，适合抒情，所以他情愿淋雨，情愿在雨中细数思念，然后写下婉约的词句。比如苏轼，他说“莫听穿林打叶声，何妨吟啸且徐行。竹杖芒鞋轻胜马，谁怕？一蓑烟雨任平生”。无论是大自然的雨还是人生的风雨，他皆不躲不避，旷达乐观。

寄一场雨给你，或天真童趣，或抒情婉约，或闲适写意，或酣畅淋漓……你能收到吗？

不到。看我的！”另一个孩子得意地伸出手去也捞水滩中溅起的水花。当然，等他捞起来，水花也碎了。

我探出头去。

他们朝我喊：“老师，你过来看，水里有好多好多的珍珠皇冠呢！”他们蹲在水滩旁，仰起脸对我笑。原来那些水花在他们眼里是珍珠皇冠哪！我细看，新落下来的雨点打在水滩上，还真的像一顶顶晶莹剔透的珍珠皇冠呢！

与寄雨有关的回忆，真是美好。

“最美的不是下雨天，是曾与你躲过雨的屋檐。”后来，我听到了这样一句歌词。我喜欢把它转换成我们的方言念：“最靓的唔系落雨天，系同你寄过雨的屋檐。”反复念几遍，就觉得这句话里有了雨的芬芳、雨的色彩和雨的诗意。

有时候，不刻意去寄雨，淋雨一直走，或者静立在雨中也是非常美好的。

比如张志和，他说“青箬笠，绿蓑衣，斜风细雨不须归”。他情愿戴一顶青色箬笠，穿一件绿色蓑衣，陶醉在斜风细雨的美丽春色中不忍归去。比如晏几道，他说“落花人独立，微雨燕双飞”。这样的微雨，这样的落花适合怀念，适合抒情，所以他情愿淋雨，情愿在雨中细数思念，然后写下婉约的词句。比如苏轼，他说“莫听穿林打叶声，何妨吟啸且徐行。竹杖芒鞋轻胜马，谁怕？一蓑烟雨任平生”。无论是大自然的雨还是人生的风雨，他皆不躲不避，旷达乐观。

寄一场雨给你，或天真童趣，或抒情婉约，或闲适写意，或酣畅淋漓……你能收到吗？